

新浦文史資料

第五輯

政协连云港市新浦区委员会
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

新浦文史资料

(第五辑)

政协连云港市新浦区委员会
学习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

一九九七年十二月

封面题字 杜庚

封面设计 韩世泳

傅怀树

内部资料

连云港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苏连出准印(97)第097号

政协新浦区第四届委员会
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主 任：周志峰(兼)

副主任：魏 琪

委 员：王福启 田克生 张学仁
张任生 阎茂传 贾继民
傅怀树

《新浦文史资料》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韩世泳

副主编：周志峰 傅怀树

委 员：魏 琪 薛道民

目 录

特约专稿

- 记胡耀邦同志第一次来新浦……………夏兴仁(1)
- 难忘的十三春秋
- 筹建新浦磷矿回忆……………张学贤(3)

特约专稿

- 新浦的家庭卷烟业……………韩世泳(12)
- 新浦大同皂厂……………徐一德(14)
- “三五印书馆”的兴毁……………张大扬(17)
- 陈少林与“青年美术广告社”……………韩世泳(19)
- 前河底的粮行……………陈指南(21)
- 江苏省东海县商业同业公会一览表……………(23)

农渔生产

- 解放前夕和解放初的沈圩概况……………(25)

早期新浦的海洋渔业 (29)

教育卫生

解放初期新浦等地学校教育概况 夏兴仁(37)

海属新浦公立医院 张彦忠(43)

东海师范学生大闹伪县政府始末 江景尧(45)

教育卫生

记淮海剧团二、三事 唐洪奎(48)

龙尾区业余剧团 张成祥(58)

第一次看“文明戏” 王退庵(65)

前河底看小戏 陈指南(67)

奎元书店 徐一德(70)

解放前新浦民间的“烧香会” 王退庵(71)

市民生活

北伐前后新浦人的穿戴 王恒珍(74)

新浦的天池和市民饮用水 王退庵(76)

历史一页

- 我与新疆的不解之缘 朱学富 (79)
- 边疆情深 民族情亲
——支边生活琐忆 伏华祥 (84)
- 图片插页 (89)

地名考证

- 新浦口·新浦庄·新浦镇 韩世泳 (91)
- “贾圩”的来历 (94)

历史一页

- 骠骑将军曹杰 韩世泳 (96)
- 临洪乡贤周怀贤 周志明 (99)

记胡耀邦同志第一次来新浦

· 夏兴仁 ·

1958年4月中旬，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会议结束时，参加会议的当时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，从上海到苏北一带视察工作，临行前毛主席对他说，你到苏北去要到新海连市看看花果山水帘洞，那里是孙悟空老家，我今后也要去看看……。胡耀邦到达盐城视察工作后，即由盐城市委通知新海连市委去接胡耀邦同志。那时市委没有小汽车，便从锦屏磷矿借来吉普车，派市公安局局长王儒现同志于4月19日的早晨去盐城接胡耀邦同志。因为中途遇雨，道路泥泞，早上发车去盐城，到下午四、五点钟还没回来。市委领导又从汽车公司要一辆十轮大卡车，在大卡车轮上绑上铁练子，顺路去接一接，谁知过铁路上坡时，汽车滑到了路边，再也开不动了，大家只好坐等。一直等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接到王儒现局长电话，说已安全到达新浦贾圩小学（通灌路小学前身）。市领导马上赶到贾圩小学，把胡耀邦同志迎到市委招待所（现市政府第一招待所）。当时招待所也只有市房产科刚建起来的一座座北朝南的二层楼，胡耀邦同志就住在楼上西首房间里。就在这天，晚上吃饭时，胡耀邦同志告诉我市领导说，毛主席叫他看看花果山水帘洞。因当时市领导对花果山、水帘洞的来历不清楚。胡耀邦同志便要查看地方志资

料。市里负责陪同接待的市委办公室候文泉主任，打电话给市文教局，要求找本海州志送去。当时我在文教局做文化工作，就连夜把刚从海州征购来的私人藏书，线装十本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找出，作好报送准备。

第二天即4月20日清晨去市委招待所送书，一进招待所就见胡耀邦同志穿一身深兰制服，和陪同他的候文泉同志，一起伏在楼栏杆上，迎着雨后的朝阳在谈话。我赶到楼上，把海州志交给了候文泉主任。后来



听候主任说，胡耀邦同志拿到海州志后，就一边吃早饭，一边翻着看。饭后，胡耀邦同志，在原盐务局礼堂（现改建为一招会堂）给我市团总支以上的团干部作报告，我当时是市政府团总支宣传委员、市政府团支部书记，也荣幸的参加了会议。会后胡耀邦同志又为我市团市委题词：“敢想敢干，苦学苦钻，一切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。”接着就乘火车去连云港视察，并为港务局题词：“乘风破浪”。

4月20日下午，胡耀邦同志由我市团委书记梁立法同志陪同，从连云港乘火车去了徐州市。后据梁立法同志说，胡耀邦同志到徐州后，还遵照毛主席的嘱咐，专门去看了看微山湖。



人生是难以捉摸的，从未想到我这个读师范、站讲台、拿笔杆的文弱书生，还到矿山干了十三个年头，而且是我终身难忘的十三年。

一、动乱中赴任

1963年到65年，我随市委副书记杨玉生同志参加朝阳农村社教、连云渔区社教、连云农村社教。之后，临时在市委社教工作团工作。66年9月30日中午，工作团办公室领导蔡强同志对我说：市委秘书长林永同志找你。我立即赶到林永同志办公室。他笑着对我说：“经过多次的努力，省里正式批准我市建立两个较大的化工企业，一个是连云港化肥厂，一个是新浦磷矿，目前正在搭班子，进行前期准备工作。市委决定拿出两个秘书到基层锻炼，一个是吕景淮同志到化肥厂担任副厂长，一个是你到新浦磷矿担任副矿长。下去以后，要好

好向老同志学习,向工人同志学习,在实践中增长才干。”

听了林秘书长的谈话,我当时大吃一惊,不知所措。在海师毕业后,先做青年团工作,又教过几年书,而后调机关,从市委宣传部到新海连市报社(今连云港日报社前身),再到市委办公室,都是做文字、宣传工作,三年社教对农村稍有所了解,可对矿山却一窍不通。再说,“文革”已经开始,红卫兵三天两天闯市委大院,正常办公都坚持不了,还能筹建磷矿吗?但由于受党的多年教育和组织纪律的约束,还是接受下来,表示感谢组织的信任,走上新岗位之后,一定尽最大的努力,以不辜负市委的期望。

二、草滩上建矿

1966年10月初,我到新浦磷矿筹建处报到,和党委书记徐淑庆、矿长于耀年、副矿长徐运昌见了面。党委副书记申永



图为新浦磷矿后建的办公室

胜同志原是团市委组织部长，比我先去两个月。

先期到矿的职工，有一部分来自锦屏磷矿，有一部分来自徐州煤矿，后来又从陶湾小磷矿调来一百多人。

从领导同志的介绍和有关资料介绍，知道新浦磷矿是一个投资 1300 万元，年产矿石 30 万吨，开采年限 30 年的中型矿山。筹建处先在海州硫酸厂办公，两个月后迁到矿区的外围新浦农场，临时搭建三排简易平房，矿区座落在大浦养殖场身底，厂房正在兴建。

好事多磨，筹建工作不到半年，市区就乱了套，矿区也跟着乱起来，两派武斗开始后，筹建工作就难以进行了。徐州来的同志大部分回徐州，我们根据支左部队的指示，带领工人到港口参加搬运工作，干了近半年。后来，市里决定把陶湾磷矿来的工人分到市属一些厂。大约在 1968 年底，市里决定新浦磷矿停建，人员是哪里来回哪里去。

1969 年，市里又决定继续筹建新浦磷矿，编制划入锦屏磷矿，从此改叫新浦分矿。我和申永胜同志也从筹建市“五七干校”的岗位上回到新浦磷矿。

二次筹建抓的很紧。技术骨干、机械设备从锦屏磷矿源源调来，办公、住宿都搬到矿区，生活条件极其艰难。路是土路，下起雨来泥泞不堪，水靴陷进去都拔不出来。吃的是新浦农场高渠道里的灌溉用水，什么脏东西都有。办公室是冬冷夏热的小平房，地坪都是原土夯实，头一天晚上好好的，第二天早上能冒出芦柴来。有时老鼠、草蛇就在你脚下窜跑、游动经常吓得女同志狂叫。虽然生活条件这样艰苦，但是大家都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，艰苦奋斗，勤俭节约，无怨无悔地忙着打井建矿，为支援农业生产贡献一份力量。

三、井口当工人

分矿筹建不久，锦屏磷矿老矿长陈守鸿同志恢复工作，调到新浦分矿担任领导，接着建立革委会，进行整党。我和申永胜同志在整党中“挂”起来，“靠边站”，到井口劳动。从脑力劳动到体力劳动是非常艰难的，由于在海师读书时经常参加劳动，总算是挺过来了。

建矿的第一步，就是打井，根据设计，要打两口井，一是风井，用于通风，二是主井，用于提升设备、人员和矿石。由于大浦地区地理构造复杂，矿层上面复盖着海淤、流沙层和风化带，打井相当困难。经过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骨干反复论证，决定采用安全可靠的自重沉井法，就是把同样规格的水泥圈浇铸好，人工掘土，把水泥圈放上，靠自身重量沉下去。下边一层一层掘土，上边一层一层套上水泥圈。采取这种方法打井，需要好多杂工，我们的任务就是供应黄沙、水泥、扎钢筋，照看工地，换工人休息、吃饭。一天下来，虽然累得腰痛腿酸，但饭吃得很香，觉睡得很甜，经过近二年艰苦的磨炼，身体倒是健壮起来了。

感受尤深的是，在劳动中，经常得到老工人的关心照顾和指导，和许多老师傅结下深厚的友谊。如老工人张克友、潘长华、马国军等人相处得像兄弟一样，我离开矿山十七八年，现在见了面还很亲热。从这些老产业工人身上，我亲眼看到工人阶级不怕吃苦、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高贵的品质。事后，在我遇到困难和曲折的时候，这些同志的革命精神一直在激励、鞭策着我。

在“靠边站”期间，还接受一次重要任务，矿革委副主任

栗殿秀同志要我协助徐淑庆同志到盐城地区招收 200 多名转业军人,为此,我们三下盐城,有幸跑遍了建湖、滨海、响水的许多乡镇,接触了数百名刚刚转业退伍的青年军人。当时政审工作很细致,也很严格。这批转业军人进矿后,大都能以矿山为家,虚心学习、安心工作、不怕吃苦,很快成为技术骨干,据说,目前井下采矿主要靠这批转业军人。

四、严把财务关

72 年春,恢复党组织生活,先担任办事组长,后恢复副矿长职务,仍然分管经营福利工作。

在这当中,新浦磷矿领导班子成员调进调出比较频繁。徐淑庆同志调市渔业公司,于耀年同志调市化工公司、谢中平同志调市总工会、申永胜同志调市纺织系统,陈守鸿、李忆群、栗殿秀同志也相继调回锦屏磷矿。李衍德、徐运昌同志调来担任党委书记、矿长。加上王信干、杨世界和我三个副矿长组成新的领导班子,机构也从锦屏磷矿划出来成为市直属厂矿。

分管经营工作,对我来说也是陌生的,根据新浦磷矿设备概算,总投资达 1300 多万元(和目前物价相比近亿元)。如何协助矿长用好这笔巨额资金,深感责任重大。我抱着特别谨慎态度,一边干一边学,认真学习财经制度,认真听取一把手意见,虚心听取财会人员的意见。当时财务组有两位老同志,一是汪鸿元,二是王革非,都是老财务人员,经验丰富,见过大世面,遇到难题,我经常先听他们的意见。

在实际工作中,除正常性工资、福利外,我把握三条:与上级制度规定有抵触的不批,未经常委集体研究的不批,财务人员持不同意见的也不批。由于和财务组同志一起严把财

务关，在十多年中（中间杨世界同志分管一段时期），基本上没有发生违纪行为。在采购物资、设备和基建中，也没有发生资金被骗现象。通过试生产采出来的十几万吨矿石的销售，也笔笔有帐，没有发生拖欠、赖帐现象。

当时全矿厉行节约精神也很好，办公室没有购置一件高档用具，大家坐的都是木椅，就连老矿长陈守鸿，老书记李亿群也没有配备沙发、藤椅；外出办事坐吉普车，有时不够用，就动用救护车或大货车；去南京办事住低档旅馆，从来不带小车，招待费控制在最低限度，领导干部调动工作送行，自掏腰包。日子过得虽然艰苦，但大家没有怨言，一心一意忙建设。

五、几件痛心事

搞工业难，搞矿山更难，因为地下采矿风险极大，工伤事故很难避免。

我在任期间，正是—50米基建阶段，由于地质构造复杂，加上“文革”期间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，纪律松弛，新工人多，安全意识淡薄，事故比较多，从74—76年我直接参加处理的恶性工伤事故就有三起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一是在生产区川脉贯通时，炸死青年矿工、转业军人姜启建。小姜是一个身强力壮，非常勤劳的好工人，炸死后留下孤儿和妻子。我和矿党委副书记王宝珊同志三次去赣榆柘汪，做其家属工作。在赣榆县委和锦屏磷矿党委姜副书记的协助下，终于达成协议，处理好善后事宜，把小姜的妻子安排到矿山顶职，孩子也转为城市户口。

二是井下工人孙道德，下午参加党支部大会，刚刚通过他的预备党员转正，回到井下迎头不久，就被塌下来的碎石

砸断脊髓，从此下半身瘫痪，正在谈恋爱的对象也吹了。听说徐州贾汪矿区有专治截瘫的医院，党委书记李衍德要我和党委秘书刘湘宝（现任市纪委副书记）去联系。我们到徐州后在当地矿务局领导热情帮助下，终于和医院联系好，在附近小旅店租用一大间房子，把小孙送到徐州治疗，并派去三个工人护理，每隔个把月我和工区长柳春发同志都要去看望一次。逢年过节还要和小孙一道吃顿饭。尽管治疗的前景是暗淡的，但是矿上还是不惜人力、物力为小孙治病。据说后来转回矿区了。一个年轻的矿工将在病床上度过一生。

三是搬运工人骆晓阳，一天清晨，正在井口倒车运矿石，由于卷扬工操作失误，突然堕井身亡，其状残不忍睹。想到此，我不忍心再把细节回忆下去。世人可知晓，每一吨矿石里都浸透着工人的汗水和鲜血！

还有一次大面积塌方，至今一提到还叫人胆战心惊。一天下午，新浦农场几个老饲养员在矿区附近放牛，正谈话间，忽听响声震耳，待他们定下神来细看，发现前方40多米地方农田沉下一大片，他们还以为是地震，那里知道这是矿区一次大塌方，成千上万立方的海淤、流沙倾泻而下，从地面冲到迎头，从迎头冲到大巷，就连新浦农场打场用的水牛碾子也冲到巷井里了，把运输大巷堵塞了近百米。事后全矿出动，光是清淤就花费两三个月时间，不幸中的万幸是当时没有人员伤亡。据了解，基建后期，特别是开采到—110米时，地质情况好转，加上管理逐步走上正规，事故大为减少，人身伤亡事故基本杜绝了。

六、严峻的考验

76年夏季唐山大地震之后，连云港市家家户户忙抗震，我们矿山也搞得很紧张，干部跟班劳动，厂房、井口添置许多防震设施，基建工作受到严重干扰。

一天中午，我正在办公室吃午饭，总机话务员来叫我，说市委有紧急电话。我丢下饭碗赶忙去接电话。拿起电话机。才知道是市委书记金逊同志亲自打的，他告诉我：根据市防震领导小组获得的重要情报：今天下午四时左右，可能发生大地震。现在市委领导正在分头电话通知，希望你们立即采取措施，井下工人要在下午三时前全部上井，确保人身安全。

当时，矿领导大都住在工人村。接电话后，我立即派人去工人村通知李衍德、徐运昌、杨世界、王信干、王宝珊几位领导到办公室来开紧急会议，落实市委书记的指示。根据分工，我和副矿长杨世界同志立即到井下，组织工人撤离。下午二时半，通知迎头工人全部上井。井口由李衍德、徐运昌逐一清查，直到一个不漏，才通知我们关掉井下大巷防水门（保护矿



图为矿上井口的磷肥源源运出厂区